

创新：创客文化的灵魂

陈雯颖 潘旭涛

3月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与脸谱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就“创新”展开的巅峰对话，引发了广泛关注。扎克伯格说，创新是要致力于解决长期的问题。马云说，创新是一种有效的、用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对创客而言，创新是一种信仰，是创客文化的灵魂所在。创客们经常提醒自己“要么创新，要么死”。正如长江商学院项兵所言，在过去，绝大部分企业成功都是靠复制，很少靠内容创新。但是面向未来，不创新是很难活下去的。

对市场空白格外敏感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有一句名言：“文化开启了对美的感知。”这句话在创客文化中依然得到了应验。创客们对他们眼中的“美”——市场空白之处、无人涉足之地——格外敏感。

1990年出生的代坤在念大学期间，通过兼职来补贴学费和生活费。细心的他注意到，很多招聘网站对找工作的大学生收费。

“本来收入就不多，还得给网站‘抽成’。”代坤说道，“并且网上信息混杂，虚假兼职特别多；在企业看来，也给他们招聘带来了许多困难，流失了许多人才。”于是，代坤萌生了一个想法：建立一个招聘客户端，一头连接大学生，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招聘信息；另一头连接企业，帮助他们甄选合格的人才。

2013年，代坤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开始合伙创业，打造一款名为“招兵买马”的APP。团队的想法新颖而超前，但在现实中却受到技术制约，几乎找不到软件公司去实现。2014年，项目仍处于初级阶段，但他们手里的钱却所剩无几，三位好友相继撤出，只有代坤仍在坚持。



一名男子在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华侨城文化创意园柴火创客空间观看各种创客产品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2015年5月，代坤报名参加了沈阳“失控大创赛”，由于该项目新颖，一路过关斩将，杀入了决赛。在决赛前，代坤的项目被沈阳一家风投看好，对方投资500万元，只占了10%的股份，这意味着该项目的估值高达5000万元。获得投资后，代坤也终于可以将项目在全国运转开来。

另一位创客史程博也是十分敏锐地发现了市场空白。2012年，他注册创办了九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创业触角瞄准了当时不被资本看好、在国内还未被开发的Windows App研发及运营。但是，经过了三年的时间，这个小公司已经估值5000万元，并成为了国内第二家微软全球精选合作伙伴。

哪怕失败也不走寻常路



创客们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的黑马会交流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信仰是一种文化的核心要素。在创客文化中，创新是最大的信仰之一。创客们深信，哪怕经历一次次失败，也绝不走寻常路。34岁的创业者朱水旺对此深有体会。职业培训、云计算、旅游包车……一个个标签，记录的是朱水旺的一次次创新。

2004年，大学毕业一年的朱水旺看好了职前培训。“做完调查问卷后，发现80%的人希望有这样的培训。”创意美好，但现实艰辛。由于缺乏资金，初次创业很快“搁浅”。

“创业失败了，问题就出在资金上，于是我决定先去挣钱。”2004年10月，朱水旺进入华三通信，从事软件研发工作。工作空闲时间，他不断充实自己，先后攻读了北大MBA和长江商学院金融MBA。

2012年，朱水旺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以资金入股的形式加入到一家云计算公司，负责公司的产品解决方案和市场销售。由于股权方面的原因，2013年底，朱水旺的团队被迫宣布解散。

又一次失败了，但在朱水旺脑子里，创新的想法从来没间断过。在青海和西藏，朱水旺发现了旅行中的共性问题——旅游包车服务欠缺，于是他创办了筷子旅行。先后拿了四笔投资后，最近，筷子旅行又作为京东



创业者在杭州梦想小镇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交流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股权众筹十大明星项目首发，短短几天完成超额募集。“努力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当你没有刻意专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关注你。”朱水旺说。

在传统行业也创出新意

对于互联网相关行业的创客而言，创新是他们最执著的追求；而在传统行业，创新的文化氛围也越来越浓厚了。

种植藏红花是十分传统的行业，浙江雨水的吕晓芳却种出了新意。

2014年初，吕晓芳租了10亩土地，投入20余万元，开始了藏红花种植之路。尽管第一年藏红花产量、质量都达到了预期，但无规律、高强度的劳作，却让人吃不消。于是，吕晓芳引进了物联网技术，将育种室中的灯光、通风、灌溉系统与网络相结合，运用云计算实时监控温度、湿度、光照等参数。运用这套设备后，即使身处国外，吕晓芳也能够对藏红花种植过程进行把控。

为充分利用藏红花，提高产品附加值，吕晓芳尝试推出了衍生产品。为配合藏红花轮作的特点，她在轮作田里种植水稻，生产藏红花花生米。这种大米，与普通米相比，颗粒更小、口感更好。

除此之外，她还利用藏红花制作了具有美白、清理毛孔功效的手工皂；加入藏红花的手工土面；具有通淤活血功效的藏红花酒、藏红花黄茶……

吕晓芳希望未来能够将自己的这套藏红花种植方法推广开来，提高全国的藏红花产量，让藏红花能够像铁皮石斛一样，成为大众的日常保健品、养生食品。



刊头设计：潘旭涛

中华家训·励志

人之进道 唯问其志

【原文】

人之进道，唯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山雷(liù)至柔，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夫雷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岂非积渐之致乎？训曰：“徒学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

——〔汉〕孔臧《与子琳书》

【译文】

人进修道业，最关键的是看他的志向，要进取必须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勤奋不辍，就会收获很多。山涧水流的能量是极其柔弱的，但可以穿破石头；蝎虫的力量是极其弱小的，但可以破坏树木。山涧水流不是能磨石头的凿子，蝎虫也不是能钻树木的钻子，却能以微小柔弱的形体，攻破坚硬刚强的东西，难道不是日积月累慢慢达到的吗？古训曾经说过：“仅仅满足于书本知识的获得并不值得称赞，能够亲自实践者才是值得称道的。”

志存高远 坚定不移

【原文】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屈伸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疑，虽有淹留，何损于美也？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庸庸，不免于下流矣。

——〔三国〕诸葛亮《诫外生书》

【译文】

为人应当胸怀崇高、远大的志向，仰慕先贤的所作所为，断绝私欲邪念，抛弃阻碍前进的因素，使自己好学上进以成才，崇高志向清晰地存于心中，并不断地用它来激励自己。要忍受逆境和顺境的考验，抛开琐碎的杂事，广泛地向别人请教，摒弃与他人的仇恨和耻辱的心思。这样即便才德一时不为世人所重视，仕途一时受到影响，对自己的志向有什么伤害呢？又何必担心终无所成？如果志向不坚韧弘毅，意志不激扬慷慨，只是碌碌无为，为世俗所牵绊，默默无闻为世情所束缚，那势必要长时间沦为平庸凡俗，流于平凡微贱。

精神愈用则愈出

【原文】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做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

【译文】

虽然身体虚弱，但也不要过分地爱惜，精神越用越充足，阳刚之气越振作越旺盛。每天做事越多，晚间临睡的时候就越快活。如果老是想爱惜身体和精神，就会畏葸不前，懒散散散，没有精神，是绝对做不成事情的。

选自《中华家训精编100则》

传承非遗技艺的「90后」

阿琳娜

“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学皮影戏，即使学了能坚持下来的也不多。我是真心喜欢，想一直干这行。”19岁的孙卫告诉记者，“人给皮影传输了生命，但皮影却演绎着精彩人生。”

孙卫的爷爷孙景发，作为孙家皮影的“掌门人”，是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孙家皮影社已有百余年历史，自小受家庭熏陶，孙卫14岁正式跟爷爷学皮影戏。

孙卫学习皮影的初衷是为了帮助爷爷。他告诉记者：“有次演出前，一个人临时不能来，无法演出，爷爷四处找人搭戏，到半夜都找不到。”让爷爷不再“求人”是他学皮影的重要原因，但他也承认自己越来越喜欢皮影戏。

但孙卫也感到“孤单”，他的同龄人没人愿意干这行。“每月表演收入两千多元，很难养家糊口。”孙卫说，这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或半途改行。

“前几日托一个唱戏的朋友帮我找点演出，他说自己已经改行了，劝我也早点规划未来，想条出路。”孙卫说，朋友的话让他颇为尴尬。

与许多默默无闻的民间技艺相比，华阴老腔无疑是“幸运儿”，从濒临失传到登上2016年央视春晚，老腔“一夜爆红”，邀约不断。21岁的张猛已登台表演了五六场。在一群老前辈中，他每次登台都很“显眼”。

张猛的爷爷张喜民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张猛说，老腔走红后并未改变传承困境，班子中年年轻人不多。除了收入不理想，许多人也不理解老腔，很难沉下心来学。正在福建大学的张猛曾为同学表演老腔，但几乎没人听得懂，也没人愿意了解。

“以后有可能从事老腔表演，也有可能找份完全无关的工作。”张猛说，他对老腔有一份责任和难舍之情，但也不得不考虑现实情况。

19岁的孙卫仍在努力让大众接受碗碗腔皮影戏。他把皮影戏与流行动画片结合，以“跟上时代潮流”。孙景发并不排斥孙子的革新，尽管与自己表演了大半生的皮影有很大不同。

“等攒够了钱自己开个店卖皮影，再搭个固定的班子，唱好碗碗腔皮影戏。”谈及未来，孙卫有着自己的规划。

孙卫把皮影戏与流行动画片结合，以“跟上时代潮流”。



青海大力发展热贡艺术产业



热贡艺术是中国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流派，主要包括唐卡、堆绣、建筑彩画、酥油花等多种艺术形式，因发祥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畔的热贡而得名。近年来，同仁县大力发展热贡艺术产业，为当地超过2万名藏族群众及相关从业人员开启了致富路。目前，热贡艺术产业年产值达2.5亿元。

图为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曲智(右二)为学生娘毛卡教授绘画技巧。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新儿歌何时能“荡起双桨”

庞书玮 简斯涵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耳熟能详的儿歌，伴随几代儿童快乐成长。3月21日是“世界儿歌日”，然而近期记者在多所小学、幼儿园走访发现，如今对“00后”、“10后”孩子而言，广为传唱的儿歌似乎越来越少，经常可以见到一脸稚气的孩子，懵懵懂懂地唱着“今天你要嫁给我”或“大王叫我来巡山”。

“现在孩子对儿歌好像没啥兴趣，总感觉那些都是叔叔阿姨的歌。有一回我教孩子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结果孩子们问我‘老师，一分钱是什么样子’。”西宁市育新幼儿园教师苗瑞婷说，如今音乐教材、参考书上的歌曲，大多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部分歌曲与当下孩子的生活已有一定距离。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儿歌创作，似乎“后劲不足”。“儿歌创作的枯竭，一方面因为儿歌大多难以市场化，导致很多音乐人对儿歌创作并不热衷；另一方面，现在社会上缺乏对儿童天性的关注和内在需求的呵护，导致一些儿歌成人元素过于明显，很难唱到孩子的心里。”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霍静说。“当下有不少娱乐节目，拿‘小大人’当

‘卖点’，孩子扮成大人，唱着大人的歌曲，甚至模仿电影明星。这样其实会给孩子造成误导，认为孩子迟早要长大，有没有儿歌关系不大。”西宁市南大街小学大队辅导员汪源认为，孩子的成长有鲜明的阶段性，过早、过早地接触包括流行歌曲在内的成人文化，很可能会“拔苗助长”。

一线小学、幼儿园教师表示，要让孩子的生活充满歌声，应拓宽儿歌展示、推广的平台。“儿歌创作需要真情实感，老师、家长在和孩子的接触中，往往有很多独特的发现，懂音乐的就能把这些发现与感悟写成儿歌。应该给基层、民间的儿歌创作提供更好的展示平台，让他们的作品被更多的孩子所熟知。”汪源说。(据新华社)

